

郭沫若 作品经典

第七册 棠棣之花



郭沫若作品经典

第 七 册

棠棣之花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棠棣之花

人 物

聂 政——年二十岁。明敏，果敢，富于正义感。

聂 嫪——聂政之姐，二人孪生。性情相似。

因系孪生之故，此二人须求其面貌之近似者，但亦不必全同。孪生子本有两种，有绝对相同者，必为同性；有仅如普通之兄弟姐妹者，必为异性。此为姐弟，故只求其近似即可。

酒家母——年三十余。系一通常妇女，生活虽毁败而不糜烂，富于同情心，勤敏。

酒家女春姑——年十七八。美好，健康，富于自尊心与正义感。

严仲子——年四十以往。正直而有远见，并能谦恭下士。

食客韩山坚——年四十左右。机警，但心地坦白。

韩相侠累——年四十以往。阴险、跋扈、粗暴。

韩哀侯——年五十左右。昏庸、肥胖，愈肥愈为合格。

秦 使——年三十余。此人戏虽无多，但须矫健稳重，颇须自恃而不失于矜持。目中无人，却不宜显其傲慢。

盲 叟——年六十以往。悲惨社会中之人生经历者。人类社会中有无形的一种正义感与同情心，此人即其综合之象征。

幼女玉儿——盲叟之孙女，年十一二，一片天真。

士长一与二——此二人为侠累之党羽，愚昧、刚愎、横暴。

卫士甲与乙——此二人在戏中地位，颇为重要，似愚蠢而却天真，似粗暴而却柔顺，良心未昧，易受感动。

其他卫士十余人，秦使随从二人。

冶游男女及市民之群若干人。

第一幕 聂母墓前

一望田畴半皆荒芜，远处有浅山环绕。山势余脉在左近田畴中形成一带高地，上多白杨。白杨树上归鸦噪晚，树下一墓有栏杆围绕（在台上只现出后方与右后的一部分），墓前有台阶数段。一碑题“聂母之墓”四字，侧向右。左手一条陇道，远远斜走而来，与墓地相通。

聂婆携桃花数枝并提一竹篮自陇道上，聂政旅装佩剑随后。

聂 政（指点）姐姐，你看这一带的田地都荒废成这个样子了！

聂 婆（叹息）哎，今年望明年太平，明年望后来丰收，望了将近十年了，可是这眼前的世界简直成了乌鸦和乱草的世界。（回首指点）你听，那白杨树上的乌鸦叫得多么难听呵，好象是在嘲弄我们人的命运一样呢。

聂 政 人的五腑六脏只供那些乌鸦加餐，人的血肉脂膏只供那些乱草蕃荣——乱草呀，乌鸦呀，倒是你们比我们幸福得多了。

聂 婆（指点）你看，母亲的坟墓已长成这样乱草蓬蓬了。母亲死去已经三年，死而复生的只有这些乱草，和我们相依为命的母亲却是永远不再回来。哎，我们这几年来，真是尝尽了离乱的滋味了。

聂政 这几年来常常闹着战乱：今日合纵，明日连衡；今日征燕，明日伐楚。六国的诸侯他们都不把老百姓当成人，只顾贪图扩大自己的权势。做牺牲的老百姓假使老是默默地服从下去，祸乱便永远没有尽头——三年前，严仲子和我说过的这些话，我是一刻也不曾忘记。姐姐，现在正是我们年青人发奋有为的时候了！（激昂地拔剑及半，复行收入。）

聂嫈 是的，你这次去访严仲子，我正希望你们能够做出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出来。

此时欲圆未圆的月儿自远山升上，姐弟二人已步上墓台。聂嫈置竹篮墓前，分桃枝为二，插于碑之左右。聂政斫白杨一枝，在墓之周围打扫。

聂嫈 （自篮中取供物陈布，并取出洞箫一枝）哦呀，你把洞箫都带来了吗？（置洞箫于墓栏上。）

聂政 是的，我已经三年不吹了。母亲在世的时候，喜欢听我吹洞箫。我今天晚上要在母亲墓前吹一会儿。

聂嫈 好的，我也很想听听呢。（陈设毕，在墓前跪拜。）
聂政亦跪拜。

聂嫈 （跪向墓祷祝）妈妈，我和二弟看你来了。今晚二弟要到濮阳去拜访严仲子，特来向你告别。母亲该还记得，三年前，母亲还在的时候，严仲子来访过二弟，要二弟替他报仇。那时因为母亲还在，二弟要孝顺母亲，他便推辞了。现在我们守孝已经满了三年，二弟想到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就在今天晚上他想赶到濮阳去探访那严仲子。那严仲子为人深明大义，我想二弟此去一定可以做些不会辱没母亲的事情。我也想改扮男装陪着他去，但二弟说我去反而累赘，并且母亲的坟墓也没人照管，因此我也

就只好忍心让他一个人去了。妈妈，我希望你在冥冥之中对于二弟多多地加以保佑。

聂 政 （拱手直立墓前）妈妈，我此去想做些男子所应当做的事，要不辜负妈妈养育了我们一场。姐姐她是有志气的，她能够独立自主，所以我也就忍心和她分离，但也要希望母亲多多保佑姐姐。

二人祷祝毕，聂政步下墓台，略略向四方瞻望。聂嫈起立，在墓台上频频拭泪，依依难舍。

聂 政 （回顾指着上升的明月）姐姐，月亮已经上来了。（又环指四周）树上的乌鸦也归了巢，这四周是多么清静呵。

聂 嫈 我很喜欢这种清静的地方。在这万籁无声的清静之中，却好象有很哀婉的，很哀婉的声音在那儿颤动。（取洞箫授聂政）二弟，现在请你吹箫，就用你前晚上新制的那个曲谱，我要信口唱出我心中的哀怨。

聂政受箫，面月吹弄，时复回顾其姐。

聂 嫈 （倚坐墓台阶石上，唱）

别母已三载，母去永不归。

阿依姐与弟，愿随阿母来。

春桃花两枝，分插母墓旁。

桃枝花谢时，姐弟知何往？（唱至此，徐徐起立）

不愿久偷生，但愿轰烈死。

愿将一己命，救彼苍生起。

苍生久涂炭，十室无一完。

既遭屠戮苦，又有饥谨患。

饥饉匪自天，屠戮咎由人。

富者余粮肉，强者斗私兵。

谁可均贫富，谁可锄强权？

愿为施瘟使，除彼害群獠！

聂 政 （转身回向其姐）姐姐，你这歌词十分悲壮，就好象说出了我心中想说的话一样。你请再唱下去吧。

聂 嫫 我也很想再唱，我心里好象有唱不完的情绪。你请照样地吹，我也照样地唱啦。（继续歌唱）

明月何皎皎，白杨声萧萧。

阿依姐与弟，离别在今宵。

今宵离别后，相见未可期。

多看姐两眼，多听姐歌词。

汪汪泪湖水，映出四轮月。

俄顷即无疆，月轮永不灭。

聂嫫唱时，聂政吹箫和之。聂嫫歌罢，不胜悲抑；聂政亦为之踟蹰沮丧。二人缄默有间。

聂 嫫 （勉强振作精神）二弟，我看你可以走了。我的事情你不要罢念。

聂 政 （摇头）不，姐姐，我倒想不走了。我没有想出姐姐你是这样的悲哀。你使我这火一样的雄心，都冷去了一大半。

聂 嫫 对你不住。我确是有点悲哀。但我悲哀的不是怕和你别离，我悲哀的是我不是男子。假如我也是个男子，我不是也可以和你一道去做些有益的事吗？但是，我此刻

也不悲哀了。悲哀终究是没有用处的。我虽然是个女子，也有我们女子所应当做的事情。我现在已经有了我自己的打算。我要对着月亮，对着母亲的坟墓，向天发誓。我要永远不辱没你，要配得上做你的姐姐呢。我看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不要辜负了严仲子对你的知遇，不要辜负了天下的老百姓。好，你就请去吧。我再随意唱出几句来，壮壮你的行色。（唱）

去吧，兄弟呀！

去吧，兄弟呀！

我望你鲜红的血液，

迸发成自由之花，

开遍中华，

开遍中华！

兄弟呀，去吧！

中华需要自由，

中华需要自由！

如狼似虎的恣睢暴戾，

要吞蚀赤县神州。

人们反勇于私斗，

而怯于公仇。

去吧，兄弟呀！

去吧，兄弟呀！

我望你鲜红的血液，

迸发成自由之花，

开遍中华，
开遍中华！
兄弟呀，去吧！

中华需要兄弟，
中华需要兄弟，
去破灭那奴隶的枷锁，
把主人翁们唤起。
快快团结一致，
高举起解放的大旗！

去吧，兄弟呀！
去吧，兄弟呀！
我望你鲜红的血液，
迸发成自由之花，
开遍中华，
开遍中华！
兄弟呀，去吧！
兄弟呀，去吧！

聂夔唱时，聂政拔剑起舞。

——在歌声中幕下

第二幕 濮阳桥畔

濮水横流，岸上有桃花正开。

舞台右侧斜现一桥，桥之彼端不可见。此端左侧有碑题“濮阳桥”三字。左侧酒家一，右三分之二为客座，背面开窗临河，有栏可凭眺；左三分之一为厨舍，有户通客座。前面为中庭，庭中陈纺车一具。房舍建筑与陈设，宜与日本式相仿佛。

酒家母女各一人，女春姑坐庭中纺线，年可十七八，母年三十以往，坐客座边缘绩麻。

濮水中有游船荡桨声，少焉男女合唱之声起。

春桃一片花如海，
千树万树迎风开。
花从树上纷纷下，
人从花底双双来。
人来花里花可知？
花落舟中人欲痴。
不愿辞花咏言归，
愿为花下春流水。

有间。

春 姑 妈，听说齐国的女子，近来多半改穿男装了，不知道实

在不实在呢？

酒家母 怎么不实在？前天齐东的黄姨母来，不是还说过她邻家的女儿也都改扮了男装，往孔夫子的学堂里读书去了吗？

春 姑 谁肯信她！孔夫子的骨头已经打得鼓响了。

酒家母 哼，你才聪明，难道他的儿子便不可以叫作“孔夫子”吗？

春 姑 他的儿子还死得更早呢！

酒家母 你倒象在替孔氏宗祠管家谱啦，我不相信他便没有孙子了。

春 姑 那可不管他啦，妈，你肯允许我吗？我也想到什么地方去读读书。

酒家母 读书？在我们这里有什么地方可以容你读书呢？女儿家读了书老实说又有什么用哟？

春 姑 妈，你不能说没有用！做母亲的没见识，便只好养出些没见识的孩子。如今这世道上有很多没见识的人，不都是由没有见识的母亲所生出来的吗？他们小时候没有受过什么母教，长大来也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，他们就只好捣乱，只好做些没廉耻的事情了。所以这如今不识廉耻的人这样多，妈，据我看，一些做母亲的人恐怕要负一多半的责任呢。

酒家母 哎哟，你还了得，幸亏我只生了你这个女儿，不然，我恐怕也脱不掉干系呢。不过我总觉得孔夫子的夫人有句话说得满好，她不是说过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吗？一个女儿家是不消要什么学问的，古时候也没有听见说过有什么读书的女子。

春 姑 （起身走至母身旁）妈，怎么没有？周武王的后妃不是吗？（在母侧坐下。）

酒家母 那个又当别论，她是皇帝的后妃，你是卖酒人家的女儿呢。

春 姑 皇帝的后妃和我们寻常人家的女儿，有什么区别呢？
左翼堤上闻人脚步声。

酒家母 有人来了，别再胡说八道吧。

严仲子及食客韩山坚自堤上左手登场。严仲子佩剑持弓，并带箭服。韩山坚倒戈荷狐兔。

酒家母收拾麻绩，偕春姑折入厨中。

韩山坚 今天有趣是有趣，可惜野物少了一点。

严仲子 打猎的趣味倒不在乎野物的多寡。我们借此得与浩荡的大自然相接触，把我们心中的愤懑舒畅了许多，倒是莫大的精神上的快乐呢！

韩山坚 是的，我们现在是快畅得许多。不过，这种快乐可惜只有贵族的猎师才能够享受呀。没钱的人一家数口，专靠打些野物营生，假如一无所得，立刻便要发生恐慌，还能说得上什么精神上的快乐吗？

严仲子 你这话一点也不错。不过他们不是不应该享受，只是不能够享受罢了。我们有些乏了，进酒店去对饮一杯吧。

韩山坚 那很好，我也正想解解渴。

二人由堤上步下，向酒店走去。

酒家母由厨中走出，接客。春姑亦随后。

酒家母 仲子先生，你们打猎回来了吗？请坐。要用些什么菜？

二人上店，解放武器。

严仲子 随便拿两样现成的好了，给我们烫壶上好的酒。

母、女应声入厨。

严仲子与韩山坚凭栏席地并坐。

游女一群由桥上出场。

游女一群（在酒店前载歌载舞）

依冷如春冰，郎暖如春风；

冰入春风怀，化作春水融。

水涨泛桃花，郎浮水上舟；

鼓浪翻郎舟，郎死依心头。（舞将毕由堤上向左手歌舞而下。）

严仲子 哎，这儿风气坏得真有点程度了！我对于这些光景，有点伤心。

韩山坚 “人情之所不能忍者，圣人不能禁。”从前不是有过“虽有七子之母而犹不能安于其室”？你怎么能够怪得这些青年男女呢？

严仲子 这却不单是“食色性也”的问题。这些可怜的女儿们，你以为她们是在享乐吗？其实她们都是堕落了的人，但她们也不见得都是自甘堕落。她们的清白，任人玩弄——给那班并不相识，毫无爱情的男子玩弄，都不过是因为生活困难，所以才陷到了这个田地，把自己顶可尊贵的人品都丧失了。我想，假使她们家里多有得几升米，有钱人子弟少有得几个钱，普天下决不会有这样悲惨的以人身来做买卖的秽迹了！

韩山坚 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我觉得这种现象倒是人类必然的要求。太古时候并没有什么贫富的悬殊，但是男女们是杂婚野合。那时候的淫风，恐怕比现在还要凶吧？

严仲子 那个又是两样。那时候是凭爱慕的结合，现在的是只凭金钱的结合呀！她们这些女子受了金钱的魔力，挨尽肉体上的熬煎！她们的精神大部分都随着她们的肉体腐烂了。她们毫无快乐可言，你刚才说的贫穷的猎师享受不

到精神上的快乐，也正是这个贫穷问题的结果吧。……
聂政自左手堤上登场，在桥头踌躇一会，走向酒店。

严仲子（惊起）哦呀，聂政兄！聂政兄！你不是轵城深井里的聂政兄吗？

聂政（亦表示惊喜）哦，真是奇遇！严仲子先生，我正是从轵城深井里赶来探访你的。

韩山坚（亦喜出望外，起立相迎）你可使我们想念得够了，想不到今天在这儿见面！
春姑自厨中出现。

严仲子（向春姑）我们来了一位远客，请你给我们多备一份杯筷。
春姑是，知道了。（入厨舍。）

聂政升座，三人相让一回，仍凭栏席地而坐。

严仲子哎，真是奇遇，没想出在这儿碰上了！

聂政我正在踌躇，正想向这酒店来叩问你的住址呢。

严仲子（向堤上右手指示）我的别庄在那一边，离此地不远。我们是刚刚打猎回来，因为有点疲乏，想在这儿小饮一杯。没想出你就到了。你来得正好，我们就在这儿先替你把酒洗尘，慢慢再回到我庄上去吧。

聂政那是很好的，我也真没有想到有这样凑巧的事，能够和你们在这儿相遇。

韩山坚聂政兄，我们一别，倒不知不觉地已经三年了呢。

聂政可不是吗！韩山……

严仲子（插断他的话头）聂政兄，请你原谅。（声音放低）他的姓名因为有点缘故，请你不要替他表扬。

聂政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是我冒昧了。（又回向韩山坚）三年的光阴真是过得很快呀！